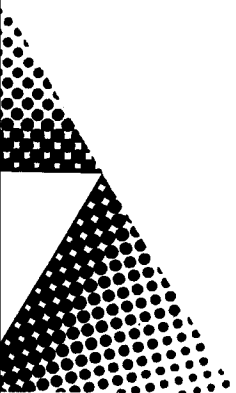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热恋的旋涡

〔苏〕斯·米舒拉著 姚润民 雷吉洁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〔苏〕斯·米舒拉 著 姚润民 雷吉洁 译

热恋的旋涡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第 一 章

1

太阳升上了天空，夺目的光芒照射着大地。可是，缭绕在树林间的乳白色雾霭，却没有立即消散，反而显得愈来愈浓厚了。

在这个早晨，公园里的栗树盛开着鲜花。

一对年青人——奥丽嘉和费多尔正沿着浓荫覆盖的林荫小道漫步，林间还弥漫着仲夏夜的闷气，而枝头上欢乐的鸟儿已经吱吱喳喳地唱开了。

奥丽嘉的头微微后仰着，睁大的眼睛注视着无垠的天宇，似乎她幻想着飞往那蔚蓝色的高穹。

费多尔不时地瞟着她。她穿着薄得几乎透明的连衣裙，不停地举起双手，让轻纱般的头巾在空中飘扬。此刻，在费多尔的眼里，奥丽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美，简直成了另一个人。

“喂，说实话，费佳！”奥丽嘉松开轻飘的头巾，激动地说，“我可盼来了这个春天！我原以为是盼不到的。你瞧，现

在春天终于来了！……我有这样一种预感，似乎在这个春天里会发生什么不平常的事情。是什么呢？我可不知道……你听，费佳，小鸟唱得多么动人！它们象在欢迎我们哩！……”

她的声音里荡漾着欢乐。然而她愈激动，身旁这位年青诗人微显清癯的面颊却愈加暗淡，她那沉思的眼睛更为忧郁了。

费多尔没有吱声，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接着，低声朗诵起刚刚涌出的诗句来。他声音那么轻，就象在自言自语，仿佛这些诗句并未经过思索，而是顿时诗兴大发，脱口而出的。

太阳照耀着

蔚蓝色的远方……

纯洁的灵魂啊，

没有悔恨，没有忧伤，

满怀着对友谊的信念

爱情的种子在心的深处萌长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这——

这金灿灿的春光！

奥丽嘉倾听着，轻轻地重复着最后两行诗，用自己的感情来吟诵着：
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这——

这金灿灿的春光！”

然后，赞赏地说：“好诗！只是太伤感了。但是——它多么象一支动人的歌！……我真喜欢……”

“你喜欢？喜欢什么？奥丽雅？”

“我可说不清……也许，是喜欢你的心灵中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。”

姑娘那真挚的话语使费多尔受宠若惊，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些话的含义。他迟疑片刻，突然紧紧握住奥丽嘉冰凉的双手，一直攥得她发痛。他满怀希望地直视着她的眼睛，生怕失掉这难得的瞬间似的，连连说道：

“你真的喜欢我的诗？奥柳施卡，我一定要写整整一本诗，写春天，写你！我要用我整个一生来写你，只是为你而写！”

然而，奇怪的是，这些激动的句子却丝毫没有打动奥丽嘉的心。她抬起头来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，就象感谢为她拾起一条手帕似地短短地回答道：

“谢谢，费佳。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抽回双手，重新抚弄着披在头上的淡紫色围巾，象空中飘拂着一丝云彩。

林荫道通往一片小广场，广场中心有一个花坛，再往前就是一面峭壁。

他们来到一格短篱笆旁，停住脚步。奥丽嘉被这里的景色迷倒了。四周，不论往哪里看，到处都是稠密的白玫瑰般的栗树的浪花。抬头仰望，碧空万里；俯瞰脚下，宽广如海

的春水。泛滥的第聂伯河多么辽阔！如果可能——她多么想张开双臂飞起来，飞向那太阳升起的远方……

奥丽嘉背倚着大理石般的白桦树干，凝神眺望远方，她被密林后面的淡蓝色对岸的美景迷住了，她的胸部自由而轻快地起伏着，微风吹拂着挂在前额上柔软如丝的一绺头发。

费多尔和她并排伫立着，他害怕说话，只是期待着奥丽嘉先开口。而他认为，她应该解释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……他十分恐惧地预感到，希望可能会意想不到地和荒谬地破灭了。

2

奥丽嘉对亚历山大·特鲁伯切夫斯基怀有好感，费多尔早有察觉，而且不止他一人……

去年年初，在一次青年团的会议上，谁不记得奥丽嘉多方袒护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的事！萨沙当时正碰到极不愉快之事。多么令人笑话：“不及格也没什么！”小组的共青团员们严厉地批评他，要他解释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。但萨沙还能说什么呢？还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呢？只好耸耸肩头，两手一摊：“对不起，请批判吧……”当会议准备作出严厉的决议的时候，奥丽嘉突然站起来，她以出人意料的果断态度表示：特鲁伯切夫斯基会很快进步的，只要过一星期，就能在这门重要的学科得到5分。就这样，她坚决请求系主任批准他补考。

费多尔记得当时大家是多么惊奇。这算什么奥丽嘉！唉，这可不就是奥柳施卡·萨维娜吗……大家都知道，她是优秀学生，有发展前途的尖子，只跟费多尔一人交朋友的谦逊的姑娘！而突然……谁能不感到意外呢？看那发言的语气，除了最要好的朋友之外，谁能这样热情地为陷入窘境的同学解围！但是令人更加惊讶的是，一星期后，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交了材料力学论文给教授，居然得了最高的评分，并且做梦也没想到，他竟列入了全校优秀学生的行列。

自此以后，小伙子们常常戏谑地提醒费多尔：“嘿，萨施卡已经牢牢地缠上奥丽嘉啦！你对她只能是白费心机了！”而有些人则说：“看起来，她对他——比对你，要亲热得多呢！”女友们指责奥丽嘉说：“疯丫头，照照镜子看，你瘦成什么样子了，如果帮助每个得2分的人都以这样的速度获得5分，那你自已就会累得没命了！”但奥丽嘉只是笑了笑，答道：“什么是每一个呢？”这样的回答激怒了女友们。“哎呀，傻丫头，你真是死心眼呀！……”

费多尔非常清楚地记得去年学院里过年的情景。奥丽嘉在新年晚会上，无缘无故地没有和姑娘们在一起，她的衣着比女友们，特别比城里的姑娘都朴素；在过节的时候这种打扮朴素得太过份了。但是，在热闹的晚餐结束之后大厅里开始跳舞时，所有的小伙子却一下子只想邀请奥丽嘉跳舞，甚至有位老师也邀她跳克拉科维克舞，而她都彬彬有礼地谢绝了男伴的邀请，费多尔对此当然感到高兴。他到这里来只是应奥丽嘉的邀请来看别人跳舞的。“你真聪明，奥丽嘉！”他感

激地低声对他的女友说，“这种沙沙作响的脚步声究竟有什么益处？如果你愿意，咱们就走吧！……”但是就在这时，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走到他们跟前来了，他问了一声：“和我跳舞好吗？”而奥丽嘉立刻向他伸出了双手，两人就在宽敞的大厅中旋转起来。

第二天，朋友们在宿舍里开起玩笑来了：“报名吧，费多尔，加入芭蕾舞小组，否则别人就会牵走你的奥丽嘉的……”

他还看到好多次类似情况，奥丽嘉公开地表示倾心于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。他们俩经常晚上在一起，交流做实验的经验啦，背诵阅读中碰到的什么好的东西啦，一起编写摘要啦，等等。今年三月，萨沙患了流行性感冒，大约有两星期卧病在床，奥丽嘉几乎每天都乘车到萨沙家里去。她很焦急，怕他在学习上掉队。

但是费多尔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。终于，他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些疑问了：他自己为什么不关心别人呢？为什么不关心有困难的同志？要知道，奥丽嘉是一个有一颗如此善良的和富于同情心的姑娘呀！

费多尔宽慰自己，他信任奥丽嘉甚至超过了他自己。他连想也没有想过，他们纯洁的、从童年时代起就建立起来的珍贵友谊，会在某个时候或由于某种原因而黯淡起来。相反，他觉得，无论对他也好，或对奥丽嘉也好，这种友谊本身早已发展成为真正的爱情，这种爱情在大学期间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干扰。现在没有时间，主要的是应该多考虑考试和毕业证书……

对于自己的婚事，他早就想好了：大学一毕业，头一天就去找奥丽嘉，抓住她的手说：“奥柳施卡，我非常爱你——如果你也这样爱我的话——就做我的妻子吧。”而她，当然，马上就同意，不可能是别的回答。

毫无疑问，如果昨天费多尔不是偶然地成为一件使他十分震动的事件的目睹者，从而使得他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，看待奥丽嘉，而首先是看待他自己的话，那么，他始终是心情平静和信心十足的。

昨天晚上，费多尔参加编辑委员会讨论他为即将出版的校刊所写的新诗之后，他跑去找奥丽嘉一起回家。但是，无论在他们平常互相等候的喷泉旁，或在花园中的亭子里，或在养着乌龟的水池畔—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她。从教学大楼入口处的前序走出几位姑娘，费多尔问她们是否看见奥丽嘉。但那些人只是互相交换眼色，耸耸肩来代替回答，并开始小声地交谈起什么来。那位平日对他友好的瓦西娅·格烈柯娃以责备和惋惜的心情建议：“到体育馆去看看……”

费多尔奇怪：奥丽嘉在那儿做什么呢？他上了二楼，往常喧闹的楼房里已阒寂无声。他在铺地毯的过道上走了十步，在开着的健身房的门口站住了。里面很暗，地板上只有一片从窗外投射进来的淡淡月色。

费多尔正想大声叫喊里面是否有人，但突然听到奥丽嘉和特鲁伯切夫斯基在窃窃私语。

他们在门的那边，靠窗站着。费多尔不能直接看见他们，但从地板上印出的投影清楚地认出他们是谁。

偷听别人的谈话是多么可耻，多么卑鄙！费多尔想立刻跑开，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两个阴影

.....

他听清了奥丽嘉和萨沙的谈话。他真后悔，不该听瓦西娅·格烈柯娃的话来到这儿，他一生都要因此而诅咒自己的！
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敢相信这是奥丽嘉，那个他一生当作最要好和最亲爱的人的奥丽嘉，那个他要是没有她就不敢想象的奥丽嘉！

顿时，费多尔甚至疑心所有一切是偷偷安排的，这是他们在故意刺激他。他差一点没喊出来：“够啦，你们！”而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看见两个头影慢慢地互相靠拢，奥丽嘉被吻得喘不过气来.....

费多尔用尽全力轰隆一声将门推开，就慌忙地往楼梯口跑去。

在前厅的入口处他突然停住了。不，他应该证实一下，应该看看那两个人，也许，这是别人.....

坐在入口处的看门老头诧异地端详着他，甚至问了他一句什么话，但费多尔没有听见。他只呆呆地盯着上面的天花板。

的确，过了一分钟，在宽阔的大理石楼梯上出现了奥丽嘉和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。他们互相间保持着一定距离，就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走着，谈论着即将开始的毕业考试。费多尔的疑心稍稍动摇了一下，但立即消失了.....

奥丽嘉看见了他，显出不安的神态。阴沉沉的脸上一对

眼睛慌乱地左右溜转。

“是你，费佳……”

“情况完全证实了，”费多尔忧郁地回答她，并掉转头来向特鲁伯切夫斯基说，“而这是——萨沙。”

奥丽嘉怅然若失，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另一个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3

现在她应该把一切解释清楚。

“奥丽雅……”费多尔说着，向前挪了一点，小心地摸摸她的肩膀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奥丽嘉没有回过头来，低声问道。

她依然站在悬崖边上，背靠着白桦树干，观赏在阳光下闪动着的淡蓝色春水。

费多尔没有吱声，他害怕，如果她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，说：“是的，当然，我爱萨沙。”此时，又将怎么办呢？

他不知道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好，一下子插进口袋里，马上又抽出来，藏到了背后。

“我是说，那……那第聂伯河水涨得厉害，你看，美吗？”

“很美！”奥丽嘉随即回答，“我记不起什么时候曾涨过这

样大的水。但是，我觉得时间到了，费佳……”

费多尔脸上掠过伤心的阴影。“我觉得时间到了……”他凝视着她的眸子，似乎是要在那深灰色的瞳孔中寻找令人心焦的问题的答案。

“急于去找他？”

奥丽嘉闭了一下眼睛，干吗他问她马上要到什么地方去？难道他不知道……

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怀疑了，得开诚布公。费多尔再也无力掩盖他的激动，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：

“奥丽雅，看着我……我们一起长大，总是互相信任……睁开眼睛！你的眼睛从来都不说假话的，但愿你永远不要学会……你说吧，我顶得住……你说——你爱他？”

奥丽嘉的心在颤栗。

“是的。”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。

她看着男朋友的眼睛说出这简短的“是的”可不轻松。她明白，这个字眼是多么严厉，但是她不能说别的，因为这是她内心的表白。

“我得走了，费佳！”奥丽嘉说着，并且象要减轻他的痛苦似地请求，“别发火，亲爱的……我求求你。”

费多尔沮丧地垂下了双手。

“最后决定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费多尔突然走到花坛上，毫不犹豫地摘下一支带着花蕾的玫瑰枝，火红的玫瑰上晶莹的露珠闪着宝石的光泽。

“给你，奥丽雅！”

奥丽嘉拿着花，踮起脚跟，吻了吻费多尔的面颊。

“谢谢，亲爱的！”

当费多尔睁开眼睛时，奥丽嘉已经不在身旁了。她身上的连衣裙象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，迅速飞往林荫道的深处，并很快地消失在公园浓绿中了。

最后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。

费多尔没有注意到，什么时候从哪儿来了个穿白围裙，手拿草耙的大胡子园丁，大胡子责备他的嘶哑嗓音把他惊醒了。

“很不好，年青人，对于这件事，根据严格的制度，应该处以罚款。”

费多尔看了老大爷一眼，现在他所说的关于罚款的事听起来是多么荒唐！

“该罚一亩卢布，”老园丁依旧温和地说“不能少！”

“是的，应该……”费多尔表示同意道。可是他却转身溜掉了。

4

萨沙·特鲁伯切夫斯基从清早起就没有离开过桌子，他一直在查阅参考书，希望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。看到这些他

一生中无论什么时候都未必用得着的(这点他是深信不疑的)数不清的公式和复杂的运算,他就眼里直冒金星,头昏脑涨。快点结束才好!

在他的桌子上方,有一扇大开着的房间里唯一的窗子,它正对着邻舍的抹灰砖墙,太阳在任何时候都照不进窗子来。在这间阴暗的房间里,散发着一股混杂有没完全干的衬衫上的肥皂气味。

房间的一半被一个大柜子占着,他的妈妈——一个还不太老,但头发已完全斑白,有一张疲惫不堪的面孔的女人在干活。她躬着腰,用一只吱吱响的大熨斗在一块木板上熨衣服。十五岁的穆拉什卡——一位很象萨沙的,有一头浅色头发和一双浅蓝色大眼睛的姑娘——在母亲身旁转来转去作帮手。

“不行,一个人对付不了!”萨沙几乎气馁地想了想,就把铅笔扔到桌上,把刚写满一页的计算式撕成碎片。

母亲揩擦着额头上的汗珠,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怎么啦,孩子?”

萨沙沮丧地挥挥手,糟透了。

“没事!”

“你不要难过,”母亲温和地劝慰道,“奥丽雅会来的,你跟她一起好好想想,一起解题。她是个聪明可爱的姑娘。”

“说得倒轻巧!”萨沙烦躁透了,“会来,想想,解题……可我自己得知道该怎么做!你明白,妈妈,我得自己做!不聚过多久,我就得是工程师了。而你谈什么,会来一起想

想……”

今天样样事都不顺心。但是最使他动肝火的是熨斗的吱吱的叫。这种声音真象一个人穿靴子踩玻璃，或者用钝刀子刮磁盘一样叫人无法忍受。

“姆妈，你结束这种音乐吧！”萨沙在撕碎另一张纸之后，央告起来，“尽可能不要发出声音！这里开洗衣店的话，今天是星期六，也该结束了……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就熨完了，孩子，”她言不由衷地回答，“人家马上就要……”

“人家，人家！我有毕业论文要做！”

听了这话，穆拉什卡实在忍不住了，她用那双浅蓝色的眼睛瞪了哥哥一眼。

“那我们就不干活啦？”

“没人求你！”萨沙严厉地打断了她，“一次也不求你，住嘴，多嘴婆！”

“你们别吵啦，孩子们，”母亲恳求说。

特鲁伯切夫斯基一家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。这又从何富裕得起来呢？萨沙读了十五年书，穆拉什卡走读也是第七个年头了，母亲的负担够重的。孩子们一天天长大，得供他们吃饭、穿衣，买鞋袜，此外每天还有许多别的花费，母亲从哪里弄钱来应付这一切开支？诚然，丈夫牺牲之后，国家发给了她抚恤金，可是这远远不够她一家的开销。找事做也无门路，一方面没有任何专长，另一方面，又怎能把孩子丢下

无人照管呢？只好从熟人那儿接些衣裳洗洗，勉强度日。但是，生活过得并不阔绰，有时还相当困难，可是母亲的心总是乐呵呵的——她保护了两个孩子，把他们抚养成人，送他们读书。

在这间陈设非常简陋的屋子里，从来没有听到过对命运的怨言，也没有听到过对往事的诉苦。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这里的人们感到温暖，他们满怀希望地生活。到今年夏天，萨沙就要大学毕业，就要成为工程师，就要得到一个可靠的职业了，难道这不是幸福吗？穆拉什卡希望成为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，让她去想好了，但是现在得勤奋地学习。

突然，走廊里传来皮鞋后跟碎密的“笃笃”声，有人敲门。母亲急忙将熨斗放到钢垫圈上面，当奥丽嘉走进房来并且微微一笑时，就好象可爱的太阳照亮了整个昏暗的房間。

“您好，叶克捷里娜·彼得罗芙娜！”
“您好，奥柳施卡！请过来。萨沙，有客找你……”

穆拉什卡非常高兴，她还不善于文静地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她掀开一块未熨完的毛巾，两手一举一拍。

“啊呀，奥丽嘉阿姨！……”

“什么事啊，小鬼？”

“您穿的连衣裙多帅啊！……做得真好！嘿，漂亮……妈妈，你来看——给我做一件这样子的。”

萨沙走过来，轻轻地打了一下小妹妹的后脑勺。

“走开！”

然后他看了母亲一眼，投去一瞥责备的目光。

“姆妈……”

“马上，马上走……”

叶克捷里娜·彼得罗芙娜急忙将熨好了的衣服放进箱子里，附着耳朵对穆拉什卡说：

“我们拿开，女儿，让他们做功课，不要打扰他们……”

目送母亲和妹妹走开之后，萨沙拉拉奥丽嘉的手，微微一笑。他的面容显得非常可爱，特别是当他微笑，他的蓝眼睛稍稍眯缝起来的时候。

“你好，萨沙”奥丽嘉小声地说，可以看得出，她是多么爱他，“在等我啦？”

“就象落进水里在等人救命哩！”萨沙握住她的双手放声大笑，接着难为情地诉起苦来，“我真笨，什么也没有做出来。我，奥丽雅，绞尽脑汁，脑门都要炸了！毫无办法，请你相信，来不及了。一切，这些毫无条理的复杂的公式，请你好心告诉我，哪些是需要的？你自己看看……虽然没做出来，但不管它们啦，我非常欢迎你来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我们来做，拿练习簿来。”

萨沙把椅子向写字台前挪了挪，让奥丽嘉坐下来，自己坐在原先的位置上，把写过的纸片撕成碎片。他打起精神来了，不待说，奥丽嘉马上会帮助他的。她总是轻而易举地理解工艺学的理论。她什么都知道，一切都记得住。而他这儿——头脑象个破口袋，不管倒多少东西进去，装在里面的东西仍然很少。

奥丽嘉沉默了十分钟，集中精力来详细考虑笔记上的条